

恋爱中的纳博科夫

在信中,我们不仅读到了他对薇拉的各种甜言蜜语、撒娇纵情,还读到了他的睿智和精灵



《致薇拉》
[美]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
人民文学出版社
2017年3月

《致薇拉》是一部书信集,收录了由1923年起至1976年止,绝大部分纳博科夫写给妻子薇拉的长信短笺。纳博科夫于1977年在瑞士洛桑因病去世,可以说这本收录夫妻五十年来的往来通信之书,足以弥补读者对如日中天之前的纳博科夫知之甚少的缺憾。

书中首封书信写于1923年7月,彼时两人刚刚认识两个月。而纳博科夫尚处于与斯维特兰娜·西维尔特的失恋之中。他甚至在给薇拉的信中写道:“我的福星,你知道,明天就是我与未婚妻解除婚约一周年。”可见,纳博科夫在感情上是一派天真的。尽管他为了表达遇见薇拉三生有幸,才说出此言。可是在他心里,被人毁婚也是不可逾越的“人生污点”。纳博科夫从来就是骄傲的。1925年,他们结婚了。

在情感面前,纳博科夫始终像

个长不大的孩子。他坦诚、新奇、勇于表达。在信中,我们不仅读到了他对薇拉的各种甜言蜜语、撒娇纵情,还读到了他的睿智和精灵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因为铅笔很淡,你用铅笔写的一小页纸看上去就像灰蛾的翅膀,落满灰尘。”虽然这世间,会写情书的作家很多,比如朱生豪、徐志摩,还有爱尔兰的萧伯纳,可像纳博科夫这样能在日常起居生活里裹着火热情感的,还真是不多。怪不得厄普代克评价纳博科夫的信都是童趣之笔,每封都是好散文!

起初信件里,纳博科夫不厌其烦地写衣食住行。可写到1932年,描述生活的语言减少了,取而代之的是关于作品的论述和在俄裔作家圈子里的文学交流状况。显而易见,恋情如火之后,夫妻关系走向相濡以沫,精神相伴更会长久。薇拉不仅是生活的妻子,也逐渐成为

了丈夫文学事业上的良伴。在1934年,儿子德米特里出生后,纳博科夫更是舐犊情深地在信里说了好多情话给儿子。纳博科夫情感之充沛与细腻,令人叹服。

不过,这对贤伉俪的婚姻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。1937年,纳博科夫在巴黎发生了婚外恋。他在信里曾提过一句:“昨天,给伊琳娜·瓜达尼尼(15岁)上英语课,还会上几次课,但一般来说,我在家的时间更长。”在婚外恋的六个月里,纳博科夫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仍然给妻子写信,但明显言不由衷。而通信中,夫妻间也显然发生了冲突。纳博科夫在信里写道:“争吵是不明智的。现在,我担心的是你的健康。”

看来,薇拉不愿意将自己的信件公开也是有道理的。或许,这也是对她与纳博科夫婚姻的一种保护。我相信,薇拉是明智的。这是

人之常情。他们并未想向外界隐瞒而刻意打造婚姻楷模的形象。只不过,知识分子的矜持让他们选择沉默。

在薇拉的要求下,15岁的伊琳娜与38岁的纳博科夫分手了。18年后,《洛丽塔》在巴黎出版。纳博科夫夫妇对于这段婚外恋讳莫如深,若不是一位朋友刻意公开此事,惹得这对夫妇大为不满,也许这段情便少人知晓了。到底是伊琳娜还是薇拉成就了《洛丽塔》?各位读者自有论断。

尽管书名是《致薇拉》,可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个爱家人、爱朋友、爱文学、爱蝴蝶、爱象棋、爱自然万物、爱生活里的一切的纳博科夫。仿佛他这一生都在恋爱,他的激情与美好,不仅成就了生活,也成就了读者。所以说,他是恋爱楷模。

夏丽柠

石涛的“非典型”文人画旨趣

在石涛纵横恣肆的笔墨和画面表现下,释放出的是竹林七贤的旷达不羁



《石涛诗文集》
朱良志 校注
北京大学出版社
2017年6月

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,朱良志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。他在《南画十六观》里说:文人画讲究静气,讲究优雅,石涛的画又“躁”又“硬”,充满喧嚣,看起来和文人画的传统并不符合。但朱先生旋即引张景蔚、陈师曾等评鉴,说石涛是一位表面上不合文人画旨趣、本质上却与之妙然相通的艺术大家。

石涛生活于1642~约1707年,创作丰厚,声名卓著。朱良志做石涛的专项研究,必然要接触石涛的大量诗文。文人画之旨趣不仅在画,更体现在诗文、书法、绘画、印章之融为一体。朱良志纂辑校注而成的《石涛诗文集》,当仔细品读。

石涛其人,原名“朱若极”,乃明皇室后裔,别号甚多,又曰清湘道人,又曰苦瓜和尚,又曰大滌子,又曰瞎尊者,画风常随着别号而变动不羁。这意味着他游移不定的飘零身世,也意味着他有意识地

在变化了的社会形态中不断形塑自身。

石涛有幅佳作《睡牛图》,意韵近似“庄生迷蝶”,题跋叙作诗之因缘,愧己不屑与村老交识。骑在牛背上,石涛是否向往渊明的生活?但石涛做不到出世,反而相当入世。石涛有很多花果别册,亦有饮茶饮食录,然并非人淡如菊的闲静,而是透露江南文化的把玩和享受的心态。通过石涛的《从陈贞庵学竹》《与廷佐谈写梅》等诗文,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艺术理念。石涛有一首《题画山水》:“丘壑自然之理,笔墨遇景逢源。以意藏锋转折,收来解趣无边。”简短的廿四字,蕴含丰富内涵,高度概括了石涛“收来奇峰打草稿”的创作观。

前些日子,京城有四僧画展,我这浙东人未得余暇去观赏。后来在网上读到一篇署名“Dawan Art”的文章——《石涛:只因情色动江关》。作者借助美国艺术史家乔迅

(Jonathan Hay)在《石涛: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》中的理论,侃侃而谈情色与文人的性欲。通过一系列的比较分析,最后将石涛与魏晋风流,尤以刘伶的“天地为栋宇,屋室为裤衣”之风范并论,得出“在石涛纵横恣肆的笔墨和画面表现下,释放出的是竹林七贤的旷达不羁”的结论。解读颇有意思,可见石涛的“非典型”气质,但过于依赖视觉学说,有些西方观念套用中国情境的尴尬。我之陋见,石涛的文艺美学深刻浸透着禅宗的“色空”思想。这是明清交替之际,因自己之特殊身份,亦因江南奢靡浮华之气息,自然而然渗透在石涛笔墨间的心境。

这样的遭际,这样的恣绪,石涛与八大山人才会一见如故。石涛作《题八大山人水仙》《题八大山人洗钵图》,又“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,登山如飞,真神仙中人也”,惺惺相惜,灵犀一脉。石涛具有浓

厚的城市文化特征,可从他广泛的人际圈子得到印证。当时很多文人先后进入艺术市场,石涛卖画就表现得非常坦然。比如《致江世栋札五通》,语貌端肃,却是陈述“只因家口众”,催着对方快点来取画。当然这也跟石涛晚年窘困,全靠手中墨笔度日有关吧。另有许多诗文酬唱,不乏张潮、曹寅等名士。自然、闲淡的品格有高下之分,沉浸、内蕴的诗味有远近之别,而他们的修养、个性、气质和艺术观念构成了当时的文人生态。

石涛作品种类繁多,风格各异,导致伪作、贋品流世颇多。朱先生做了细致的梳理,标明诗文原作的出处,还凭借自己的学识,对入选的作品一一提点、考辨。当然,个见或有疏漏,我们要多方聆听采纳。因篇幅所限,书画鉴别之展开也是有限的,听闻朱先生另有近作《传世石涛款作品真伪考》,待他日,后学再作研读。 林頔

诗歌,孩子心中的那颗种子

给花的影子浇水,实际上灌溉的,是我们对平行世界的想象,对未知时空的期许



《给孩子的截句》
蒋一谈
中国画报出版社
2017年7月

从根本上讲,截句是一次文学阅读和写作的下沉式运动。截句,让一向作者崖岸自高读者云里雾里的现代诗读写活动,飞入了寻常百姓家。横亘在诗人和读者之间的那一道耸入云霄的藩篱悄然崩塌。截句,一行两行三四行,没有诗歌题目。截句的写作理念清晰明了,并因此有了天然的亲民属性。曾经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三行情诗写作,其实也在截句写作的范畴之内。

孩子是未来文学的阅读主力,他们的成长恰好处在文学观念和审美习惯的塑形过程中。这么多年,由于纯文学领域内的写作者向来忽视面向孩子的写作,忙于为“永恒”和“不朽”而写,孩子们的阅读书籍基本上被通俗作家所占据。而在这个时候,蒋一谈出版了诗歌绘本《给孩子的截句》,自有其深意。为孩子写作,需要一颗透明的不受尘埃侵袭

的赤子之心。诗人蒋一谈在这方面具有天生的优势。

“浪花撞击浪花/海的秘密涌到了岸上”。孩子的世界充满秘密和对秘密的向往,而大海和星空大概是栖息了最多秘密的所在。浪花和浪花的彼此撞击,如同星座和星座的暗暗闪烁,是秘密之间的窃窃私语,涌到岸上,又成了妖娆多态的舞者,对于漫步沙滩的人们,是种轻快的诱惑。

“给花浇水时/顺便给花的影子/浇浇水”。花需要水,花的影子需不需要水呢?大概也只有孩子的心性,才会去思考这个对成年人而言哭笑不得的问题。童年时我们朝镜子做鬼脸,对着倒影打招呼,那虚空中的另一个自己,常常让我们浮想联翩。花的影子,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妖娆美丽,于是给花的影子浇水,实际上灌溉的,是我们对平行世界的想

象,对未知时空的期许。

读诗,就是透过诗人的眼睛去重新认识世界,发现世界。蒋一谈呈现给孩子们的世界,天地万物间的关系被打乱重组,人与世界的互动呼应,也不再是我们寻常所见的庸俗样式。种种桎梏被打破,种种藩篱被拆除。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,人在黑夜里的漫步,变成了“你牵着夜/慢慢散步”,而“雪花飘落的姿态”并非漫无目的,而是“仿佛一种爱”,在世间纷纷扬扬地寻找值得覆盖的人。“火焰慢慢熄灭”体现的不是火焰的无力,而是“火焰的谦卑”。而山中的云,不是山的点缀、山的夹衣,而是“山的邻居”“山的腰”。

“雨滴在天上跑步/谁累了谁掉下去”,而人“抱起一块石头”,“心里的孤独轻了许多”。在这些想落天外而又趣味横生的截句中,

一种水一般从容、云一样轻盈的叙述节奏贯穿始终,最终如水草,婉约地摇曳出一曲关于童真、关于好奇、关于幻想也关于热爱的清歌。孩子的脑瓜里总是装着许多稀奇古怪乃至不可理喻的想法,诗人升级了这些想法,并朝其中灌注了许多成年人的智慧。儿童读物从来就不只是作者单纯地给孩子讲故事,故事背后一定浸润着作者一整套人生观和世界观。随着孩子旷日持久地成长,再精彩的故事、再华美的语言都会被遗忘风干,但故事和语言背后那无质无形乃至无以言表的,却会悄然长存。

终有一天,《给孩子的截句》会在少年的书架上缓缓地蒙尘。但在那样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成长路上,在那片抬起头来就能望见的璀璨星空,这本书自当拥有其宽阔的疆域。 彭敏